

丛书

创造社

黄侯兴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小说卷(二)

创造社丛书

小说卷(二)

黄侯兴 主编
蔡震 编

学苑出版社

创造社丛书·小说卷（二）

黄侯兴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05千字

印数：0 001—1 33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60-999-5/G·554

定价 5.00 元

纪念 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

郭沫若故居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为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创造社成立七十周年，由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编辑出版、主编黄侯兴。

二、本丛书包括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六集。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造社同人的理论主张、思想倾向与发展变化及其作品的风格特色。

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本丛书侧重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文论与作品。除创造社成员外，兼收一些思想、艺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的文章，力求通过广泛的选录，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创造社活动的全貌。

四、选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创造社活动的历史阶段为序，作者与文章按发表先后排列。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书籍中录用，少数转引自别处或作者对内容有所增删的，文末加以说明。编选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以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

五、本丛书分别由黄侯兴编选文艺理论集、诗集，蔡震编选小说一集、二集，杨均照编选散文集，周亚琴编选戏剧集。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李一氓、夏衍、李初梨、阳翰笙、林林等同志的亲切指导与热情关怀。阳翰笙同志为本丛书作序。^①林甘泉、马良春、雷仲平、郭平英、李维国、朱世滋、郑延顺、黄铭华、诸天寅等同志，也曾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编选上仍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六、本丛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倪贻德

- 花影..... (1)
下弦月..... (14)
玄武湖之秋..... (21)

周全平

- 烦恼的网..... (32)
圣诞之夜..... (40)
中秋月..... (48)

严良才

- 最后的安慰..... (56)
结婚了..... (63)

叶灵凤

- 女娲氏之遗孽..... (72)
昙花庵的春风..... (98)

白 采

- 微管..... (110)
被接弃者..... (115)

段可情

- 一封退回的信..... (126)
查票员..... (146)

阳翰笙

马林英..... (162)

趸船上的一夜..... (181)

潘汉年

情人..... (191)

白皮鞋..... (203)

龚冰庐

一九二五年的血..... (211)

矿山祭..... (217)

洪为法

他们是父子..... (240)

王以仁

落魄..... (250)

顾仁铸

足迹..... (263)

曹石清

兰顺之死..... (277)

楼适夷

爱兰..... (289)

成绍宗

悲哀的安哥儿..... (304)

袁家骅

秋夜..... (310)

叶鼎洛

霜寒..... (323)

马仲殊	
春夜.....	(331)
黄药眠	
毒焰.....	(341)
冯乃超	
为什么褒姒哈哈地大笑.....	(348)
洪灵菲	
路上.....	(360)

花 影

倪貽德

——如看悲剧一样，
虽然是要下泪的，
但这泪珠儿终是甜蜜而可爱的啊！

最可怕的是夜雨秋风，
但同时也是最可深长玩味。

游丝般的，
轻烟般的，
深深地缭绕在我的梦魂里，

无意中，
姗姗地来了，
待要搂抱住，
却又忸忸怩怩地逃去了。——

(一)

院子里的小的花草，经过一阵秋风，已现出那寂寞萧条的神

• 本篇发表于《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

情来，墙根下秋虫的鸣声，一天响似一天了。苍碧的天空上，也有几条薄薄的云彩浮荡着。在日午时的阳光，虽然是一样的强烈可畏，但一到了晒上东西墙角上的时候，也渐渐觉得娇艳可爱起来了。

P家后天井的石阶上，这时正有一对异性的少年，坐在那里谈天，那男的穿着一件乡下小学生的竹布长衫，红黑的脸，精壮而短小的身体，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健康而活泼的少年。然而从他那面貌与动作上看来，终似乎有些不如意的事情蕴藏着，他的眼睛虽是乌黑而有力，但总觉得包含着些泪珠，他的眉毛虽然清秀而细长，但也总觉得有些微戚。他时时昂着首，向青碧的苍空作呆呆的痴望。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他们的年纪虽然相仿，但她却比较他要瘦长些；她那疏松的胸部，浓黑的头发，圆白的小脸，下垂的眼睛，在在都可以表现我们这位女公主的温柔的女性美。他们谈话的声音极细，极轻，几乎轻到辨别不清楚：

“三哥，你来了已经两三天了，为什么老是一晌也不响，像一个哑子样的，你可是怕羞吗？”（女）

我是怕羞，我家里住惯了，到了陌生地方总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男）

“你又要讲了！此地也不是第一次来。前年——噢，大前年——我祖母做寿的时候，你不是跟着姑母一同来的？那时我看见你还没有这样大，穿了一件黄袍子，跳进跳出真高兴，现在却故意做得这样规矩了。”（女）

“那时我也看见你没有这样大，你不是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像一只蝴蝶，尽欢喜来同我玩的吗？有一次——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人因夺一件东西闹了起来，我打了你一下，你就哭得不息，害得我被母亲一顿大打……”（男）

“你现在还要打我吗？”（女）

“现在我那里还会打你，那时年纪小，现在我们都大了——啊！我常常听见母亲叹道：‘日子过得真快呵！’日子真是这样快的！你看我不知不觉高小也毕业了……”他说到此地，心里好象感触着什么，再也不能讲下去，只向着西面的天空，痴痴的望了半息。

她却对他痴痴的望着。

“三哥！我看你今天心里总有些不快活，你可是在想家吗？”

“我并不想家，你们待我很好，同家里一样……”他勉强说到此地，两包眼泪再也忍留不住的直滚出来，竟背转她的面，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哭声里似乎说：

“昨晚上舅父回来不是说的？说我来得太迟了，省城里的几个中学校都已经招考过，而且在开始上课了，所剩的只有一个师范学校，然而那边，年龄须在十六岁以上的，才有入学的资格，我现在只有十四岁，人又生得小，唉！我总怪我的爹爹性子太慢，我同妈妈这么催他，他总是说：‘待天气凉凉，待天气凉凉，这般炎热的天气怎么可去！去得早又赶什么呢！’啊啊！现在却又太迟了！你想怎么好呢？”

她年纪虽然还小，却很能体贴他的心情，一边连忙将一块柔软的手帕替他揩拭眼泪，一边又柔声的慰劝他道：

“三哥！你不要哭了！哭有什么用呢？你再哭下去我也要哭了。……三哥！你听我的话吧！性子放宽些，爹爹总会同你想法子的。今天早晨我听见他同妈妈说过，他同F中学的国文教员很要好的，今天和他去商量，一定可以破格许你入学，你还要哭什么呢？”

但是她越劝得殷勤，他也越哭得起劲。他觉得哭的时候，耳边能够听到这样婉转的声音，颊上能够感到这样温软的触觉，是最愉适不过的，所以索兴尽量的大哭起来。

她想尽了种种方法，仍旧丝毫不能够使他的哭泣停止，她真没法了。后来忽然想到了几个故事，她想讲给他听或者有些效验。

“三哥！我讲几个故事与你听听，要不要？从前有一个渔夫，年纪很老了，但是身体很强健，雪白的头发，血红的面色，他又欢喜喝酒，有一天黄昏，他在湖边钓鱼，忽然来了一个……”

“我听见过的，我听见过的。”

“那末我再换一个，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都勇敢而有力，有一天，他们出去打猎……”

“这个我也听见过的，你只会讲这些老套，我不要听了！”他哭得益发利害。

她可没法了，踌躇了半息，又忆起前几天在一本小说杂志上看见的一段情节：“噢噢！有了！这个你总没有听见过的。有一个姓章的名叫继贤，在外游宦了多年，后来回到乡下，造了一所精巧的居舍，优游余年，他膝下有一个女儿，长得花玉一般的美，而且又聪明，会做诗，又会画画，她还有两个小兄弟，请了一位先生在家里上学，这位年轻的先生是多才而貌美的，日子过得长久了，便和那位小姐书信传递，竟结了解之缘，后来……”

他觉听得有味起来，哭声也减少了，带着吃吃的因声问道：“后来怎样呢？”

后来她的父母把她许给城里一个富豪的儿子，她晓得了，便和那位先生在花园里两个人痛哭了半天……”她讲到这里，又故意的停了一会。

他急忙催促道：“快讲！快讲！后来究竟怎样？”

“后来那位美丽的小姐嫁了，那位年青的先生也怅惘地走了。”

他听到此地，不知什么原故，重新哭得更凄切更悲哀起来，哭声里似乎问她道：“你想他们两个人的结局苦不苦？”

“我觉得他们很苦！”我们这位多情而早熟的女公主说到此地，也禁不住的眼泪直泻出来，倒在他的肩上哭了。

他们两个人足足哭了半个时辰，她的衣襟上湿透了他的眼泪，他的衣襟上也湿透了她的眼泪。

(二)

秋光渐渐的老了，树枝上的叶子，也都由青绿而变成衰黄，由衰黄而纷纷飞落，铺在地上，成了一片憔悴可怜之色。夕阳中蝉鸣的声音，也一声声衰歇下去。更经过几番潇潇的秋雨，益觉得凉意深重起来了。

一向在家庭里娇养惯了他的他，骤然来到一个素来不曾见过的学校，骤然遇到这三百多个素来未曾相识的同学，可怜他那弱小的心，早感到孤苦寂寞的悲哀了。他每在冷峻的教室里，在庄严的教员发着尖利而单调的声音的时候，他的形式虽然在端坐谛听，他的心儿却早已飞到了故乡——飞到已往时代的故乡了。

他想到了当那九月澄明的下午，散学归来，祖母正在念佛，母亲正在缝衣……全屋子里满布着寂静与和平的空气。便独自一人，走到西边的书房里坐下，摊开了白纸，濡软了毛笔，调和了颜色，画红的花，画黄的花，画绿的叶，画美貌的仕女，画江上点点的归帆，一张，一张，尽画去……也没有人来惊扰，也没有人来欺弄……

他又想到了在风雨晦明的时候，有远方之客，飘然而来，家人都笑逐颜开，欣然相迎，杀鸡沽酒，欢叙离情，那客人又是何等的和蔼可亲，睇开了嘴，摸摸他的头颅，赞美他道：“好孩子！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他又想到了当那可爱的和暖的春天，和三五小友，相约到湖

边垂钓……那时，小鸭在水面浮游，群鸟在树枝歌奏，风过处一泓碧水，也微微生皱，浮子在水波上轻轻移动，钓鱼的小友都默默无语……这又是何等清闲而幽静的景地？……

这种初年时代的经过，如梦一般的，如云一般的，飘浮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心醉，使他神迷，使他更感到现在的痛苦。

全校的同学，大约有三百五十多人，其中从江以东来的青年也有，从江以西来的青年也有；生性粗卤，勇敢好斗的青年也有，文弱风雅，好事修饰的青年也有；勤学耐苦，律守规则的青年固然有，而那些怠惰无聊，终朝嬉戏的青年也不少；这许多形形色色不同的青年，相聚在一个地方，有各以乡土相同而结合的，也有各以性格相同而结合的，研究，讨论，谈笑，亲狎，争执……自晨钟响了以后，直到夜火熄灭以前，没有一刻不在活动，变化，攘攘的状态之下。然而他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却愈觉其畸零，愈觉其弱小，只是无声无臭地度那孤苦寂寞的生活。

从这许多学生里面，若要找出一个体格最长最大的，自然是要推三年级里W君；但若要寻一个最小最矮的呢，那末他是再也逃不出的了。不错，他确是全校最小的一个学生，每逢上体操或团体排队出发的时候，无论如何，他的位置，总只能占在末尾。立在许多又高又大的伙伴旁边，相形之下，他自己也愈觉自己的渺小，怯弱。他又觉得环绕着他的眼睛，都在灼灼可畏地注意他，并且在互相讥笑他，从那笑声里，似乎听得出来：

“豆儿哥！这可怜的豆儿哥！”

上算学科的时候，一位冷冰的阴刻的先生，常常欢喜叫学生一个个到黑板上去当场演算，这于他也是一件很不利的事，因为那黑板的面积既大，挂得又高，每逢他上去演算的时候，他无论怎样垫起了脚跟，伸长了手臂，还不能达到黑板上二分之一的地位，以至于每每一个算式还没有完全的时候，而能够给他写下去的空地却没有了，于是他又处在窘迫的绝地了，他觉得下面排列

着的眼睛，都在灼灼可畏地注意他，并且在互相讥笑他，从那笑声里，又可以听得：

“豆儿哥！这可怜的豆儿哥！”

这声音于他是何等的羞辱而难堪！他只是红着脸，包着眼泪，再也不敢抬起头来向人家看一看。

他日间受着这种无端的苦痛和烦恼，到夜间睡在床上的时候，一个人在帐子里，想想被人侮辱的苦楚，在异乡飘零的悲哀，不免又要暗暗地下几行眼泪在枕上。他又想到了倘若这时可爱的蕙妹在我身旁，又要怎样的可怜他，温存地安慰他呢！他自己对自己说道：

“世界上只有她——只有她能够怜悯我，体谅我的。”

(三)

星期六的下午，和爱的阳光，平铺在万物之上，光明而静寂。蔚蓝的天空，也好象在俯视下界，开颜微笑。许多学生们的脸上，也都浮上了一层愉快乐观的色彩，精神也比平时更见活泼了；他们也有访亲戚朋友去的；也有兴高采烈，到操场上运动去的；也有徜徉湖畔，呼吸新鲜空气去的。他在这时候，也换换衣服，整整头足，欣欣然走到她的家里。

她这时正伏在书案上低下了头，垂下了眼，那双白嫩纤小的手，一只平摊在纸上，一只握着枝细杆的描花笔，静悄悄地不知在描些什么。看见他来了，她总是慌慌忙忙将两手按住了那张纸，或把那张纸团皱在手里，死也不肯给他看。他却故意做出要去抢的样子，微微地笑着说：

“你又要这样小气了！想怕我学了你去吗？”

“我不把你看！我不把你看！你一定要笑我的。”她那种娇憨的女孩儿的态度，使什么人看见了都觉得可爱。

“……”

两人争执了许多时候，终于她红了脸，娇羞似的递给他。

“我画得不好，你不要笑我！”

“好极了！好极了！蕙妹！你送与我，肯不肯？”

她听了几乎羞得要哭出来，顿着脚，娇羞埋怨道……“姆……姆……！你又在笑我，下次我一定不给你看，不给你看！”

害得在前房的她的母亲，提高了的喉音“蕙儿！你又在吵些什么？三哥要看就给他看罢了”的喊了起来。

他每逢在星期六的下午来，一直到星期日的午后四五点钟回去，在这足足的一周时的光阴里，他们两个人，日里同在一处看书，画图，谈笑，游玩……夜里也同在一间房里睡觉。原来她还有一个十岁的兄弟，她们姊弟两人，同住在一后房，两张床铺的距离是相连接的。他来住的时候，常和她的弟弟同睡一床。她那天真烂漫的弟弟，一上床就睡著了。他们两人，却趁着这个机会，呢呢喃喃地谈得不休，每到全家都已静寂无声的时候，他们还在切切私语：

“……”

“啊！三哥！我这几天心里觉得很难过。”

“你为什么难过呢？”

“我在想人。”

“你在想谁？”

“你猜猜看，我想谁！”

“噢！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你在想隔壁的陈哥哥？”

“啊！你说出这种话来！你睡！你睡！我不同讲话了！”她似乎有些怒意。

“那末你究竟想谁？”

“我……我不说了！”

“你可是在想……我吗？”他把一个我字说得特别的低。

“姆……姆……我是想你……”她那天生成忸忸怩怩的女